

霜玄雪絳



卧陈 生墨 著评点

全本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精品评点丛书

绛雪玄霜

卧龙生 著

陈墨 评点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三十一

【回前评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，大方投敌是毫无疑问了，这意味着少林寺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。上节末尾，大方说要三天解散少林寺，让人不寒而栗，以大方的身份、武功、威望和机智，他确实能做到这一点。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，更何况这攻垒之人还是威望奇高的方丈？少林寺规森严，谁敢不听大方之命？群僧对方丈素来敬仰，又有谁会怀疑大方自毁长城？

唯一的可以不听大方之命，而又机智灵敏且敢做敢为的方兆南，却又在大方出现之前跳下了悬崖。此时人们势必更加怀念这位勇于担当大任的年轻人，自然也就更加关注他的生死存亡，这虽是一个悬念，但照“无巧不成书”的惯例，方兆南决不会死，而是另有奇遇。只不过眼前还猜不到他会怎样脱险，会经历怎样的奇遇罢了。



方兆南跌入绝壑之后，神志并未昏迷。

他一面提聚真气，一面挥手四面乱抓，但那山壁光滑陡峭，寸草未生，抓了甚久，竟然没抓到可以借力的东西。

*他心中暗自道：“完了！这绝壑深不见底，再好的轻身武功，也无法保得性命。”但觉那跌落之势愈来愈快，两耳间风声呼呼，身子距石壁也愈来愈远，他仅有一线的生机

乘势而落，
让人心悬。

也为之断绝，只好一闭双目，束手待毙。

这一瞬间，他脑际同时涌现出三个美丽的情影：天真幼稚的周蕙瑛，热情如火的陈玄霜，冷若冰霜的梅绛雪……

忽然觉着下沉之势一缓，似是有一股极强的暗劲，把自己迅快跌落的身躯一挡。来不及探首下视，身子一着实地。不是坚如钢铁的嶙峋怪石，竟像是跌落异常柔软的榻上。

果然绝处逢生。

*他举手拍拍自己的脑袋，意识到绝处逢生。睁眼望去，只见一个须发苍然、满身血渍的老人，高举着双手，按住了自己的身子。

那老人沉重慈和的声音响自耳际，道：“孩子，你遇救了。没有人能逃过已定天数，大师兄的遗言果然应验了……”接着是一声深长的叹息。

方兆南略一定神，纵身而下，离开了那老人的双掌。转眼望去，只见那老人身边不远处横卧着一个秃顶黑髯的人，他身上一件葛衣短袍已被鲜血湿透，右肋处有一道二寸左右的伤口。方兆南一瞥之间，已看出那是足以致命的一击。

不谢救命之恩？

*他仰脸长长吁一口气，镇定一下惊慌的心神，目光由两人身上缓缓扫过。那须发苍老的老人虽然满身血渍，但精神似是很好。那秃顶黑髯老人却已似奄奄待毙，静静地躺在地上，动也不动一下。这两人的形状都极熟悉，但一时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那白发白须老人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，你已经记不起我们了？”

方兆南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，可是少林寺中的长老吗？”

原是熟人，二老僧居然未死！

*那须发苍苍的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小施主……”

突听一声砰然大震，血肉横飞，溅了方兆南满身血迹。

那老人目光一扫，黯然叹道：“大证师侄！”

方兆南凝目看去，只见那人整个的身躯都摔的血肉模

糊，但从衣着和形态上望去，仍可辨出是大证禅师。不过这白发老人久坐禅关，数十年不和弟子相晤，只昨夜匆匆一见，能在一眼辨出是大证禅师，实使人感到意外。

那老人似是已看透方兆南心中的怀疑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少年人不必多虑，老衲在他身子撞地之前已然看到，只可叹老衲身有剑伤，行动不便，无法赶去相救，致令他摔个粉身碎骨。”

方兆南突然长拜那老人身前道：“晚辈如非老前辈相救，也早已尸骨无存了。”

那老人两目圆睁，凝注在方兆南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机诈中不失人性本色，毒辣中仍存有仁厚之心，*具此性格之人，方足和当今江湖上那些魅魍魉们一较雄长……

这是说方兆南？新鲜！

方兆南听得似懂非懂，但又不便出言相询，大拜三拜，站起身子。

就这一刹工夫，那老人已闭目入定。

方兆南心中本有甚多话说，但见那老人双目紧闭，神色肃然，心中忖道：“想他身受重伤，正需要运气疗息，我岂可惊扰了他！”

他缓步走到丈外一处大岩石边，停了下来。

这是一条人迹罕到的绝壑，因久年不见阳光，满生绿苔，不知从何处流来一道泉水，散乱地由山石旁边流过，淙淙水声，更增加了这深谷肃然的气氛。

目光转处，忽然发现那泉水中一片片殷红之色，这时忽然想到不远处还放着大证禅师的尸体。

*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暗道：“同时由悬崖上摔了下来，但却有幸与不幸。我仍然好好地活着，但那可怜的和尚却摔得尸骨碎裂。生死之间，就这样毫厘之差。我应该去把他的尸体埋起来。”心念一转，缓步走到那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。

不是天意，是作者意。

仁人之性。

*他身上寸铁未带，只好用双手检移山石，足足耗去半个时辰工夫，才挖了一个勉强可容一人的石坑。埋好了大证的尸体，又想到那身受重伤、奄奄待毙的秃顶黑髯老人，不知他是否已经断气，转身向那老人走去。

只见他身上的伤口仍然断断续续地向外流着鲜血，胸腹也仍然微微颤动，气息仍存，并未死去。

方兆南伏下身去，从怀中摸出一方绢帕，在泉水中洗了洗，准备擦去那老人身上的血迹。

只听那老人沉重的声音响绕耳际，道：“孩子不要动他，他死不了，不过剑伤深及内腑，他强运功力，走了一段不近的路程，一时间也难以醒来。”

方兆南回头望去，那老人双目依然紧闭，在这等凄惨的情景之下，他仍能闭目调息，毫无慌乱之象，非有极深的定力，决难办到……

红衣女并未说假话。

*只见那老人口齿启动，沉重的语声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老衲也受了极重的剑伤，背受三剑，剑创深及筋骨，甚须要一阵静静的养息，六个时辰之后，老衲方可随便说话……”余意未尽，但声音却倏然而断。

方兆南仰头望去，估计天色不过卯末光景，六个时辰后，天已近夜，何不惜这一段时光，自己也打坐调息一下？心念一转，盘膝而坐，排除胸中杂念，运气行功，片刻之间，真气散行四肢，缓行于百脉之中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方兆南突然为一种沉重的呼吸之声惊醒，轻启双目望去。

来点小插曲。

*只见一个满身黑毛、似猿似人之物，露着一口森森白牙，站在那秃顶老人的身旁，双目望着那老人的伤口，缓缓伏下身去，似是要从那老人伤口之中吸取他身上之血。

方兆南不禁大吃一惊，探手摸了一块山石，握在手中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那须发苍然的老人正自行功到紧要之

处，头顶之上热气蒸腾，须发微颤，似是并未发觉这似人似猿的怪物。

*他脑际迅快地一转，暗道：“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熊了，看这等威猛的样子，定然力大无穷，我手无兵刃和它相搏，实无把握胜它……”

忖思之间，那怪物的血盆大口，已将和那秃顶老人的伤口相接。

这紧迫的形势，使方兆南无暇再多考虑，右腕一扬，手中的山石陡然飞出。

这一击用了他全身的力气，山石划带起一片啸风之声。

那黑熊虽然形容可怖，力大无穷，但行动却极迟缓，被方兆南飞来一石击中鼻梁之上，疼得一声怒吼，向后退了两步。

方兆南一击得手，左右双手顺势又抓起两块山石，大喝一声，振腕打出。

这次那黑熊已有了防备，巨掌一挥，把一块山石挡住，另一个山石却击中了那黑熊大腹。

但闻咚的一声，如击败革之上，那块击在黑熊腹上的山石，竟被弹了回来。

方兆南见黑熊皮肉坚厚，山石击中，竟未能伤它分毫，不由怔了一怔，纵身直掠过去，一招“飞钹撞钟”，当胸击去。

黑熊身体笨重，闪避甚慢，方兆南拳势击个正着。

但见它笨重的身躯摇了一摇，大吼一声，伸出两只巨掌抓了过来。它皮厚肉粗，中了一拳二石，竟然毫不碍事。

方兆南身子一侧，避开了黑熊搜拿之势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此物皮肉如此坚硬，我手中又无兵刃，只怕难以伤它。”忖思之间，那黑熊已摇摇摆摆的冲了过来。

方兆南飞起一脚，“魁星点斗”，正中那黑熊大腹之

人熊威猛，
一跌入谷。

上。有如踢在皮鼓之上一般，咚的一声被弹了回来。

方兆南聪明过人，几掌几拳打过，已知此物皮厚内坚，要想伤它决非易事。

人有巧智。

*他立时改用游斗之法，不再全力出手，已保持耐战之力，故意逗它转来转去，看准机会就给他一拳，或是捡块山石投去。

这么一来，那黑熊果然被他逗得晕头转向，空自怒吼。

方兆南却是神态轻松，把各种拳掌身法齐齐施展出来，把那黑熊当成了练习拳掌的对象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黑熊似被方兆南逗的疯狂起来，怒吼一声，挥臂横扫而出。

熊有神力。

*但听一阵山石碎裂之声，石屑横飞，几根突立的嶙峋怪石，竟然被它生生击断。

方兆南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此物已中了我不少拳脚，竟然若无其事，而且力量如此强大，皮肉又如此坚硬，只要被它击中一下也是当受不起，怎生想个法儿，早些把它制服才好……”

正感为难之际，忽见那黑熊转过身子，摇摇摆摆的向那秃顶老人奔去。

原来此物头脑愚笨，行动迟缓，但却天生神力惊人。被方兆南逗了半天，一股怒气无法发泄，正自暴怒如狂时，忽然看到那横卧的老人，立时奔了过去。

又一小跌宕。

*方兆南看它竟向那秃顶老人扑去，心头大为震骇，暗道：“它那双掌神力碎石裂碑，那老人重伤之后，如何还能受它一击？势必被生生撕裂不可。我如冒险抢救，势必要和那黑熊近身相搏，能否救得那老人还很难说，但自己却先陷危境……。”

就在他心念转动当儿，那黑熊已奔近那秃顶老人身前。

时机已到危急一发之间，方兆南已无法再想下去，大喝

一声，跃起直扑过去。一招“五丁劈山”，用尽了生平之力，一掌击在那黑熊后背之上。

这一掌有如铁锤击岩而下。那黑熊高大的身躯被震的向前一倾，大吼一声，回过身来，巨大双臂一张，猛向方兆南抱来，盆口大张，白牙森森。

*方兆南一掌击中黑熊后背，手腕被震的一麻，眼看转身抓来，立时疾快地向前欺进一步，欺入黑熊怀中，用头顶住那黑熊下颚，双手拿住它双肘关节，十指齐齐加力。

他此时功力已甚深厚，双手又拿住那黑熊关节要害，黑熊的双手利爪顿时失了作用，但它一身劲力并未消失，大吼一声，把方兆南推得向后退了三步。

这是个异常险恶的局面，只要方兆南扣拿黑熊肘间关节的五指一松，立时将伤在那黑熊巨掌利爪之下，或是顶在那黑熊下颚头顶一错，也将伤在那黑熊巨口利牙之下。

只听那黑熊重重的急喘之声不绝于耳。方兆南被推的直向后退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我得把它引得离那人再远些，再设法摆脱这惊险的局势。”忽然觉着心神一震，双手几乎松开，赶忙定定心神，暗加双手劲力。

原来他被黑熊推得撞在山壁之上，震得内腑一阵浮动。

*他定定神后，暗暗叹息一声：“完了，如若它把我逼在石壁上，就这样相持下去，我决难撑得过它，后无退路，势非伤在它手中不可。目下唯一的生机，就是设法引诱它掉转方向，让自己离开石壁。”

哪知黑熊觉着方兆南不再后退时，立时全身加力向前推去，人与熊胸腹相触，压力逐渐地增强。方兆南后背、手肘都已被那黑熊逼得贴在了石壁之上。

方兆南忙运真气相抗，人与熊互较力量，初时还可抗拒，但这等生死相拚，全凭天赋，武功、巧劲却已失去了作用。时间一久，便觉不敌，只感到压力渐强，全身都被那黑

无法之法。

心智未必有用。

大勇发挥潜力。

熊逼得贴到了石壁上。

※在这等生死交关之下，方兆南虽然已感不支，但仍然拚尽最后真气相抗……。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忽觉身上压力突减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睁开眼睛，左顾右盼了一阵，忽地向地上栽去。

原来他已用尽了全身所有气力，凭借一种求生本能、迸发的精神力量支持着身体，和那巨熊相拒。

当他睁眼看时，已不见那巨熊，那支持他身躯的精神力量突然消失，晕倒在地上。

有些疏漏。

当他再度醒来之时，天色已然入夜。身子仰卧在石地上，旁侧燃烧着一堆火光，肉香扑鼻，引得馋涎欲滴，挺身坐起，伸手向火堆旁边一块散着香气的肉上抓去。※

这时，他只觉饥肠难耐，也不顾细察此肉来历，大口吃了起来。咽了三四口后，饥火稍减，神志也清醒了甚多，才觉手中之物从未吃过，和一般动物之肉大不相同，借着火光，仔细看去。

只见一块形如豆腐之物，中间夹着甚多紫红色的斑点，不知是何物作成，且有一股淡淡的腥气扑入鼻中。瞧了瞧手中之物，扬起手来，准备把它投入火中。

相当于灵丹妙药？

忽听一侧暗影中传过来一个苍老清劲的声音，道：“孩子，不要丢掉，快把它吃下去，※那是老衲亲手为你采取的那巨熊身上胆掌精华，为你调制的食用之物。大山绝壑之中缺少调味之物，食用起来，也许甚感难吃，只怕还有一种淡淡的腥味，但食用之后，对你身体却是大有补益……”

善有善报？

只听他长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你已经熟睡了二十四个小时，老衲借你熟睡的机会，※已替你打通了身上几处穴脉，前窍后关都已开通。唉！老衲数十年未伤过一只虫蚁，但却为你破了杀戒，生剥活熊。快些把手中食用之物吃完，老衲还有事和你相商。”

这声音清劲，如闻天籁，方兆南一听之下，立时辨出是那白发老僧的声音。*

他微微沉吟了一阵，闭上双目，一口气把手中的那块微带腥味之物吃完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那清劲声音重又响起，道：“孩子，这是一个天然的绝壁突岩，你到里面来吧！老衲有几句话要和你商量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前辈有何指教，只管吩咐就是，这商量二字，晚辈如何能当受得起？”说完，站起来，缓步向里面走去。

这座天然突岩异常广阔，深入了两丈多远才到了尽处。

只见那紧靠山壁之处，盘膝坐着那白须白发的老人，那秃顶老人，似已由垂死边缘中争回了性命，斜斜依在石壁上闭目养神。

方兆南自觉精神已经好转甚多，腹中饥饿也已消去，当下屈膝拜倒地上，道：“多谢老前辈两番救命之恩。”*

这话有些怪。

那老人一挥袖，道：“你和佛门无缘，不用拜我，有话坐起来说吧！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……”

那老人固执地摇摇头，道：“佛门之中只有师徒之分，对外人不论齿长年高。你坐着说吧……何况老衲和你相谈之事，乃是天下武林大局，已超出我佛戒条之外。”

方兆南暗道：“他久坐禅关，对浮生人事，大千世界，早有独卓之见，和这等高人相论天下武林大势，*倒不可太拘泥于俗凡礼数。”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晚辈恭敬不如从命。老前辈有何教言，但请赐示。”

恢复灵气。

那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不是和你谈佛论道，记着是和你商讨一件事情，也许老衲尚没有你知道的清楚，是即为是，不是亦当说明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出道时日不久，所知有限，但有所

知，自当尽言。”

那老人缓缓点头说道：“你年纪不大，但一身艺业却是不凡，可惜扎基不稳，学走旁门，奇功虽足惊世，但究非上乘武功，你觉着老衲这几句话对是不对？”

方兆南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“他从未见过我和人动手，不知何以知我武功？”

当下正容说道：“晚辈确有一番奇遇，短短数日工夫，学了甚多武功，是否旁门之学，晚辈不敢妄自论断，但已觉到所学武功，似是以诡奇取势。”

凡常之说。

*那老人微微一笑，隐隐似有嘉许之意。手捻白须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武学一道，渊远流长，一时之间也说它不尽，大致说来，可分正宗、偏激两大主源。正宗以扎基渐进，学成甚慢，但功力愈进，则成就愈大，以养身立命为主，是谓大乘……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所谓偏激武学，则走的奇诡路子，以讲求克敌制势为主，纵有保身养命之术，也一样流入左道，例如采补阴阳，借人助我，不过这等武学有一个好处……”话到此处，倏而住口。

方兆南道：“什么好处？”

那白须老人低声赞道：“问得好，问得好。”

方兆南奇道：“怎么，晚辈可有什么失言的地方？尚望老前辈不吝赐正。”

微妙。

*那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如是本门弟子，或是生性忠厚之人，纵然心中急欲要听下文，也不敢向老衲追问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在老前辈眼中看晚辈，是一个浮夸不实的人吗？”

白须老人道：“论你骨格，确是上乘之才，但机智有余，忠厚不足，所幸尚能保有正侠之心，灵性不昧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前辈字字金玉，针针见血，晚辈听来，

更有不少亲切之感。”

*白须老人突然拂须笑道：“就目下江湖而论，倒是极需要你这样一个放得开手、以机变应付机变的人才出主大局，大刀阔斧，以杀制杀，才能把数百年来集聚的一股邪恶之气扫荡净尽，澄清武林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愚碌之质，老前辈太过夸奖了。”

白须老人正色说道：“老衲言出衷诚，对你并无褒贬之意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一时失言，老前辈千祈勿怪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刚才你曾问那旁门偏激武学有什么好处，不知现下你想到没有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既属偏激，那当是别走蹊径，损人借物，不择手段，准此而论，当可收速成之效。一得之愚，还望老前辈多多教正。”

那白发老人突然一睁双目，神光暴射而出，凝在方兆南脸上，默然不语。

*方兆南但觉那炯炯逼人的眼神，有如霜刃利剑，直似要穿胸而过，看透自己的五脏六腑，忽然生出一种惶惶不安之感。

只听那老人微微一叹，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果有过人聪明。唉！浩浩杀劫，天数已定，我佛慈悲，恐也无法挽救沉沦世道。如任其邪恶蔓延，倒不如以杀制杀，也好早日澄清邪气，造福苍生。”

方兆南听得似懂非懂，凝目沉思。

*那白发萧萧老人的清劲声音，重又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旁门左学虽然早有流传，但罗玄挟千古绝才，聚集大成，一时间江湖震骇，行踪所至，武林轰动，被誉为一代天骄，大有掩遮天下各大门派之势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似是感慨甚多，又轻轻地叹息一声，接道：

此为作者之立意。

莫测高深。

又是罗玄。

“老衲在坐禅关之前，对罗玄的一切也甚茫然，对他的神秘、为人，甚至十分敬仰，所以才不惜山水跋涉之苦，到处找他。那时，我一来是因为对他敬慕，渴于一见，二则也是想和他讨论一下江湖情势，以他的声望、武功，如果肯和我们少林派携手合作，不难使江湖上妖氛净除，百年内大势可望无纷争之事发生了。哪知他自视过高，竟主张人与天争，老衲数年相访，他竟然不肯和我会上一面，到后来终落个自食其果……”

方兆南叹道：“老前辈怎知其事呢？”

惊人之秘。

※那白发白须老人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衲那次虽未会得罗玄，但却搜集到他甚多事迹，综合所得，研判分析，罗玄虽然伤于门人手中，但并未死去。其间恩怨情仇复杂异常，数十年前纵横江湖的一对年轻男女，已被老衲查出，确是罗玄弟子。两人出道江湖之时，已有了弑师大逆之罪。不知罗玄果有先知之能呢，还是故弄玄虚，事先绘制了一幅血池图，遗流江湖。据说那血池图中所示的地方，收藏着罗玄亲手抄录的生平绝学，谁要能得到那血池图，谁就可能继承罗玄的衣钵，不过老衲对此一事始终存疑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前辈可是对那血池图的传说不信任吗？”

那老人说道：“老衲虽听过血池图的传说，但始终没有见过此物，血池图可能是有，但老衲对那图中所示之地藏有罗玄手著武功秘录一事，却难采信！”

问得好。

※方兆南道：“不知老前辈何以有这等大悖江湖传闻的高见？”

那老人低沉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简直在盘问老衲了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接道：“依据常情判断，罗玄似不可能先把一身武功录记在一本手册之上藏入血池，何况只听那

血池二字，也不像一个藏宝之地，但罗玄一代绝才，也不致放无的之矢，其间定然另有玄妙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不过晚辈确已见过那血池图。”※

难得老实。

那老人望了方兆南一眼，道：“此图现在何处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在我一位师妹身上，可惜她已失陷在冥岳之中，生死下落不明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你是否还记得那图上画的什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那图上满是血红之色，看去十分恐怖，其间线纹交错，极难看懂，既无说明也无可启人疑猜的图案。”

那白发老僧道：“你再仔细的想一想，那图上可有什么解语之类？”

方兆南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像写有几句似诗非诗的话。”

白发老僧道：“你慢慢想想吧，也许那图记载之中，暗藏罗玄真正心意。”

方兆南闭上双目，沉思了良久，抬起头来，笑道：“我想起来了。”

那依壁而坐的秃顶黑髯老人，忽地一睁双目，接道：“他写的什么？”

方兆南呆了一呆，暗道：“这人伤势好的真快。”欠身一礼道：“老前辈神功过人，那样惨重之伤，居然在短短一日之内复元。”

那秃顶老人听得方兆南颂赞之言，心中甚感受用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师兄目力过人，这娃儿确实不错。”

那白发老僧道：“聪明有余，忠厚不足……”※

是褒是贬？

秃顶老僧道：“都像咱们师兄弟这般老诚，十年之内，武林中再也找不出一个坏人了……”

他重重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时候，想想看是一个什么

此亦作者之意。

世界，强梁横行，到处杀人放火，遭劫受罪的还不是无辜苍生！咱们如若无能胜人也就算了，但咱们却隐技自珍，眼看着浩浩大劫，坐视不救，这叫做大慈大悲吗？……”*

此人生性似是甚为急躁，声音越说越大，神情渐见激动。

那白发老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师弟伤势未愈，不宜再多说话，快些住口休息啦！”

那秃顶老僧看去脾气很坏，但对那白发老僧却是不敢忤逆，依言闭上双目调息。

白发老僧缓缓把目光移住到方兆南的脸上，问道：“你可想好图中解语吗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想好了。”

白发老僧道：“背诵给老衲听听吧！”

方兆南道：“在那鲜艳如血的图案之中，空出一片白色，写有两行极细的小字，道：‘三绝护宝，五毒守丹，阴风烈焰，穷极变幻，千古奥秘，岂容安贪，擅入血池，罹祸莫怨。’”

此老果然火爆。

*那闭目养息的秃顶黑髯和尚，突然一睁双目，喝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

白发老僧却心平气和的低声问方兆南道：“你再想想看，还写有其他东西没有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自信记忆得十分清楚，决没有其他记载了。”

那白发老僧突然一睁双目，问道：“你自觉武功如何？”

这一句话不但问得意外，纵然在意料之内，也是甚难答覆，饶是方兆南多智善辩，也不禁被问得呆了一呆。

方兆南沉吟良久，才答道：“如若定要晚辈自相评论，那该是属二三流中。武林中老一辈的顶尖高人，晚辈自知难

及万一，但如是平常的绿林人物，也难是晚辈敌手。”

*白发老僧忽的一伸右掌，说道：“你接老衲一掌，试试自己功力如何？”说话之间，右掌已平胸推了过去。

方兆南纵身一让，闪避开去，低声答道：“晚辈如何能接得住老前辈雷霆万钧的掌力。”那白发老僧笑道：“难道你连试试自己功力的胆量也没有吗？”

方兆南微微一呆，忽觉一股缓慢却强劲异常的力道逼上前胸，立时感觉心神大震。

他知道此刻已无法再让，只好提聚真气相抗。

那力量来的虽重，但方兆南举掌一接之间，竟然把那来的力量接住。*

双方相持约片刻工夫，那白发老僧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的内力不弱。你要小心了，老衲要增加压力了！”话一落口，那推来力道果然逐渐加重，方兆南被形势所迫，不自觉地运气相抗。但觉那老僧推来的力量愈来愈是强大，迫得方兆南也用出了所有的力量相抗。*

那白发老僧掌势向前一推，压力忽又增加一成。

方兆南已觉得用尽了所有的气力，连一点一滴的余力也没剩余，这老僧突然又加了一成压力，*迫得方兆南全身向后倒去。慌急之下，左掌向后一滑，撑在地上，用右手抗拒那老和尚推过来的掌力。

又支持了一盏热茶工夫，已至筋疲力尽之境，全身的筋骨有如散去一般，连开口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只见那白发老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要小心了，老衲要再加一成功力。”说着话，压力又自加重。

方兆南只觉全身气血由丹田直向上面冲来，各部关节要穴酸疼如折，手腕一软，晕了过去。*

当他神志重复，清醒过来时，却静静地躺在那老和尚的身前。

上正题了。

此一层次。

又一层次。

又一层次。

奇哉！悬念。